

服务从递上湿手巾起头

文 / 时盛麟

老里八早

老早上海服务行业个“扬州三把刀”名气非常响。此处个“扬州”是泛指苏北地区。上海个服务行业员工很大一部分是苏北人,亦以“三把刀”作标榜,有传承也有发展。“三把刀”——菜刀、剃刀、修脚刀,分别代表了餐饮业、理发业和洗浴业。“三把刀”既是讲个“软件”——三类员工独个个技艺,包括:厨师、理发师和足艺师,也是指三个行当个“硬件”:主要使用个工具(刀)。其实,另外还有一个“硬件”通行于三个行当,这个就是“湿手巾”。

手巾是下过水拧干尚未散开个毛巾,就是“湿手巾”。而热个“湿手巾”,可算是服务行业对待客人个见面礼,无论是餐馆、浴室,还是理发厅,进门坐下,就有人递来热个“湿手巾”(夏天或有清凉“湿手巾”个),伴随热情问候,一切服务由此开始。

各种行业中,以澡堂个热“湿手巾”最道地。其一是递得最勤。坐下——浴前一把,浴后一把,小睡后再来一把;若有别项服务(修脚、擦背等等)另加一把;起身出门照例还要递一把。如果碰上人多(业内谓之“客涌”),客人洗完还想贪睡一歇,服务员更是一把把递得“勤快”。舜辰光依勤当补药吃,这个就是“催客单”,有意提醒:“爷叔,歇歇睡得太长,后面客人等着呢,请前客让后客!”识相个会就此起身。

理发厅个热“手巾”进门时一般是既没个,如果客满需要“坐等”,学徒工才会送过一把。夏天擦擦汗,冬天暖暖手,借此稳住客人。理发厅个湿手巾最大特点是喷香,当然是业务上方便,满台子个化妆品,顺手取香水滴几滴而已。老上海理发,有一道湿手巾看得特重,舜就是光面

孔之后个一把。头发剪短了,面孔浪个汗毛光过了,甚至连鼻孔、耳朵眼里头个碎毛也修剪了一下,满面清新,耳鼻通畅。此时一道热湿手巾从额头至下巴抹过,身心怡悦,精神一爽。理发也是人生“一乐”,此刻当是最乐个时候。舜一道湿手巾,辣有心个老理发师手下是抹,是抚,是按摩,传递对顾客十分个敬重之心。老顾客一般勿调换理发场所,正是看重相熟个理发师代为抹面个部份情意。

茶社、餐厅、饭馆一般只是进门出门各一把湿手巾,进门是洗风尘,出门是揩油腻。酒酣耳热、满面油汗时也有可能再递来一把。餐厅个湿手巾既没浴室伊能热得烫手,也既没理发厅里个个香味,特点是出奇个白净,让依还既没用餐先自认定舜家讲究卫生,食欲顿开。最感人个是茶房递过来湿手巾时总有一声“请慢用!”个问候,让客人听了心里受用。

戏院过去也有湿手巾,叠成一堆。侯宝林相声就说到过,解放前上海亦是如此。勿论是规模大个还是场面小个戏园,普遍有湿手巾,但仅限于送拨花钱泡茶水个观众。戏院里泡茶是个传统,早先场子里有桌子放茶具,后来改成多排座椅后,茶具无处搁,就辣椅背上挂个铁丝圈吊茶杯。招待员随时提着茶炊来泡茶,顺带递上热乎乎个湿手巾。大睁着双眼看戏,看得眼角生暈,此时有块热毛巾擦擦面孔自是舒适。不过却打乱了沉浸辣剧情中个邻座,难怪冲水个招待员走到阿里,湿手巾递到阿里,旁边总会有人勿开心。服务员有时还要隔座相互传递,舜就更打乱了。虽既没相声说个“苏秦背剑”、“秦琼牵马”乃至“天女散花”诸多招式,不过台上演戏,台下人人来往,破坏了艺术欣赏氛围,实在是勿可取,解放后给废止了。

远开一点

口头语言和身体语言,各有其功能,各有其妙处。口头语言是“翻嘴唇皮”,快速、直接、好听得懂;身体语言有形无声,有时却比前者更生动,能把人的神态传达得惟妙惟肖。上海话里,关于身体语言的语汇又多又好听,大多能达到“传神”的程度。

譬如说一个人傲慢,上海人常会用“额角朝天”来形容。你想,一般情况下,人的额头都是竖直的,可此人因为得了势,不得了了,于是抬头挺胸,不可一世,连额角都会“朝天”。有句成语——“趾高气扬”——跟这意思差不多,但“趾高气扬”说的是脚趾头,“额角朝天”说的是额角头,同是身体语言,上海话更加明了,也更接地气。

四脚朝天

文 / 彭瑞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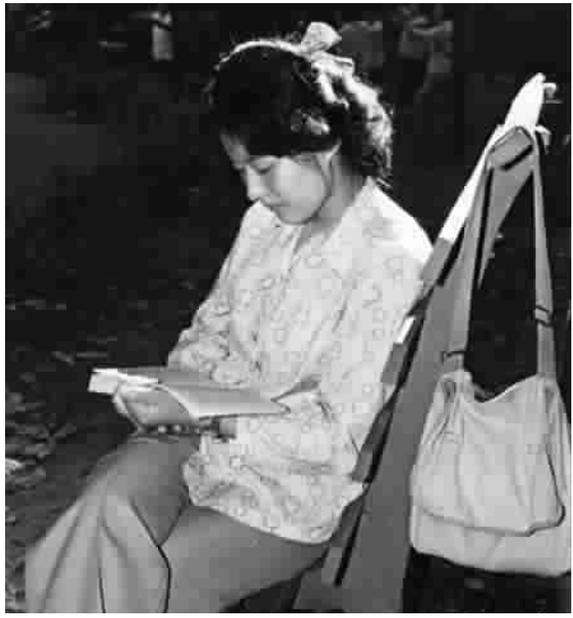
“朝天”这个词,上海人用得不少,大多用来形容某些人的傲慢、骄横,或讥讽无知,隐含着“不知天高地厚”的意思。除“额角朝天”外,还有“眼睛朝天”、“鼻梁朝天”等。细细想来,“鼻梁朝天”最为发噱。你想,人的鼻梁本来都是朝下的,现在小人得志,来了一个180度的颠倒,连鼻梁都朝天了,可见此人已经得意忘形到了什么程度!

关于“朝天”,上海话里还有“四脚朝天”、“脚板朝天”的说法。“一跤跌得四脚朝天”,说的就是一个人摔跤后的狼狈相。“高架上一部汽车翻得四脚朝天”,这种“拟人手法”生动传达了车祸的现场情况。“脚板朝天”则大多用来形容人们的忙乱状态。如“结婚那天,他跑上跑下、敬烟敬酒、接客送客,忙得脚板朝天。”

当然,大多数上海人在说自己忙乱时,也会用一句“忙得四脚朝天”来形容。除话语朗朗上口外,那种自讽的幽默感,也是市民性的体现。

八十年代读书热潮

陆杰 摄 林庸 文

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整个社会读书学习气氛特别浓厚,尤其是“文革”期间中学后即走上社会个一代人,体现得更为强烈。迭张照片拍摄于1984年人民公园,晨光中,一位年轻姑娘上班前正利用早起腾出个时间辣拉看书学习——非常典型个反映出舜一代人,是那能争分夺秒,

奋起直追,以弥补过去个损失个。恢复高考后,伊拉当中个一小部分人,通过努力考入了正规大学学习,大部分人是一边工作一边完成业余大学、夜大学个学业个,每天早起晚睡是常态,节假日市、区图书馆往往是一座难求。回望舜一代人个八十年代,总是让人感动,难以平静。

茄山河

动物饼干

文 / 杨建明

动物饼干辣阿拉小辰光,用现在个闲话来讲,就是一种小小个奢侈品,舜种眼福口福,阿拉一个号头顶多享受一趟。埃个辰光,每趟拿到爷娘买回来个动物饼干,总是舍勿得吃。阿拉会拿小动物们从纸袋里一个一个“拎”出来,放辣台子浪向“排兵布阵”:一歇歇让“大牛”去吃草;一歇歇让“兔子”去拔萝卜;一歇歇让“小鸡”去吃米;一歇歇又把“大老虎”摆辣最前头“呜吆三四”……就舜能几十块动物饼干,阿拉能开开心心个白相大半天。

埃个辰光,阿拉最喜欢喜收集动物饼干里向个十二生肖。讲老实闲话,舜个难度蛮大个,每袋生肖饼干里向,总会少脱一两只动物,勿晓得啥个原因,收集个小动物中,“小猢猻”总是难板看到。后来一趟,阿拉爸爸关了个,买来一袋生肖饼干里,阿拉发现了个“齐天大圣”,真是额骨头碰到天花板了,勿要太开心噢。阿拉拿集起来个十二生肖饼干园辣妈妈

摆衣裳个柜子里,一有时间,就摆伊拉“放”出来“透气”“溜溜”。

有一天,当阿拉再去衣裳柜里想看看十二只可爱个“小家伙”个辰光,却看到只有九只小动物了。块头最大个三只——“牛”、“虎”、“猪”,侬勿见踪影了。勿用猜,肯定是拨我佬老个弟弟偷偷吃脱了。虽然只是三块生肖饼干,但阿拉真个把面孔板下来跟弟弟吵了一大相骂。妈妈为了安慰我,又特地为我买了一袋动物饼干回来。还算好,那三个生肖是经常看见个。

为了防止弟弟可能会再偷吃,阿拉把那些生肖饼干统统园了房间角落里另一只衣裳柜里。本以为万无一失,既没想到,过了一段辰光,阿拉再次把伊拉搬出来“透气”“溜溜”,乃未勿好了,园了太牢个几块生肖饼干要么“手臂膊”断脱了,要么“大腿”落脱了,块头完整个几块全身齐长满了绿毛——发霉了,勿要太难看噢。唉,真是罪过作孽啊!

大脚娘姨、账房先生、裁缝师傅

文 / 图 阿仁

闲话闲画

北京有私家车和快递三轮车因为碰撞造成争端个事体,汽车司机仗势欺人动手打了老实个快递员。媒体、舆论为受欺每个快递员出头打抱勿平,就有了新个职业称呼:“快递小哥”。舜是北方口味个叫法。辣旧上海、老上海对三百六十行个从业者有上海味道个职业称谓个。送信、送报、送物件包裹个邮局里当差叫做邮差。解放以后劳动者得到尊敬,邮差勿作兴叫唤了,叫做邮递员。还敢当面来叫人家为邮差个,是大人要吃批评,是小囡要吃牌头。老个称呼还有交关。到人家屋里向去帮个叫作佣人。女佣人称为娘姨。大人家雇用个娘姨多了,就取姓氏来区分,姓杨个叫杨妈,姓吴个叫吴妈。



小姑娘出来帮佣,就是丫头。从小既没缠过小足个就称为大脚娘姨。普通人家屋里向个男人帮忙做点家务,也被上海人戏称为大脚娘姨。

东家寻来专门为小小囡做妈奶个是得到一点点敬重个,称呼为奶姆姆。到人家去当差个男佣人,做扫地擦桌倒茶个叫茶房,做看门

守门接待来客个叫门房。跟牢东家出门去办事体个叫跟班。为东家开汽车个叫车夫。旧上海拉黄包车个是黄包车夫,踏三轮车个是三轮车夫。拉私家包车个就是包车夫了。舜点旧称呼后来被新风尚扫荡光了。去人家做帮佣个被尊称为劳动大姐。现在又有了更时新讲法,叫家政人员。从佣人、娘姨到家政人员可以看到社会个公平与进步。

老上海做有点文化有点专业含量工作个被大家称为先生。为东家算帐管帐个勿称会计、勿称出纳,尊为帐房先生。为东家做采购、做推销个称为跑街先生。马路浪有测字先生、算命先生。学堂里有教书先生。书场里有说书先生。旧社会贬称唱戏卖唱个为戏子,只有唱评弹,说大书个艺人被奉为先生。先生是肚皮里有墨水个。胸无点墨个勿敢称为先生。

有一技之长手艺个辣老上海称为师傅。使菜刀个叫做烧菜师傅、大师傅。使剃刀个叫做剃头师傅。弄针线个叫做裁缝师傅。从宁波来个老裁缝叫做红帮师傅。够勿上师傅水准个就只好屈居为匠人了。有木匠、泥水匠、铁匠、铜匠、鞋匠,按老上海人喊得最顺口个就是小皮匠了。近几年来,师傅也成为了上海人对别人个一种尊称。叫人家为同志,太官方了。叫人家为朋友,太热络了。打招呼叫人为师傅,勿冷勿热,又有尊重个意思。也有闹笑话个辰光。问路问到了外地朋友:“师傅,请问……”“哎,俺没有教过你、带过你,不是你的什么师傅!”一鼻头灰。上海闲话辣今朝上海滩勿是通行无阻个。呵呵。